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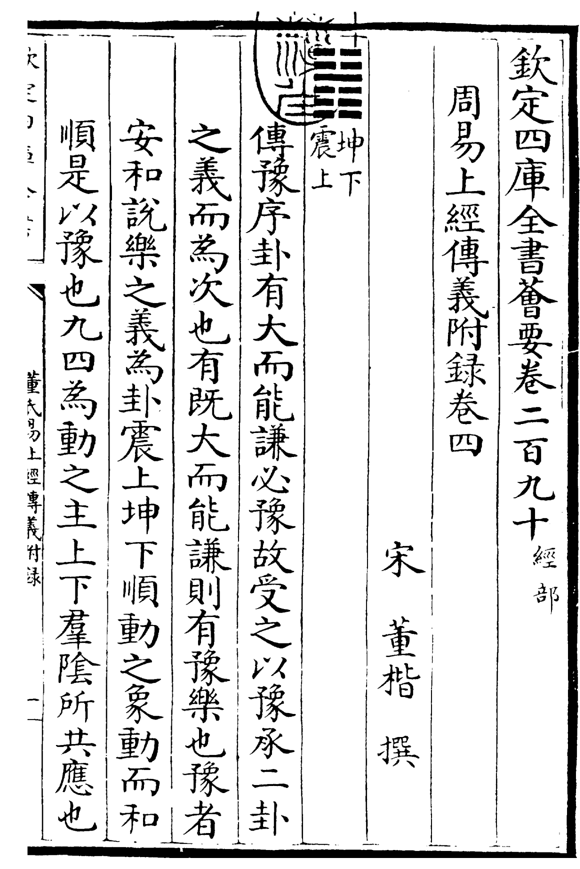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傳義附録卷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九十 經部

周易上經傳義附録卷四

宋 董楷 撰

䷏ 坤下震上

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

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一作閉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

程氏附録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豫利建侯行師

傳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兆民說

服兵師之興衆心和説則順從而有功故説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説不能使之服從也

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朱氏附録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

舉動而何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傳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傳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况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傳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

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傳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賛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賛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本義極言之而賛其大也

朱氏附録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爲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

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朱氏附録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曰

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先王作樂无處不用如燕享飲食之時无不用樂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初六鳴豫凶

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

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

本義隂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朱氏附録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

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强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傳云初六謂其以陰柔（一无柔字）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一作至）凶矣

本義窮謂滿極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傳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説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

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盖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

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賛之曰萬夫之望

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

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傳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香于反

傳六三隂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絶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本義盱上視也隂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

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矣

朱氏附録盱豫悔言覷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悔遲有悔○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傳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傳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一无由字）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説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一有其字）朋類自

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茍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一无乎字一无其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唯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一作逼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朱氏附録由豫猶言由頤○豫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上无為而下佚樂故曰豫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豫理甚分明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傳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傳六五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

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一无以字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

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常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傳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

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

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傳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 震下 兌上

傳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兊上震下兊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兊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

取義尤為詳備

朱氏附録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盖卦自內生動而說卻是若說說而動卻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

隨元亨利貞无咎

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

已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本義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

義故為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正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下遐嫁反說音悅

傳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

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隂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説隨也又下動而上説動而可説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一有以字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本義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時作之今當

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時義是兩事一作與豫等諸卦不同時與義是兩事

本義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宴烏練反一為顯反

傳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强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程氏附録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朱氏附録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卻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兑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

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某所見

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傳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

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

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

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

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

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茍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

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朱氏附録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要出門交有功卻是變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傳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傳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居一作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无也字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

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隂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茍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

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茍取愛説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一无必字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朱氏附録小子丈夫程說是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

傳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

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柰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一无於字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强一作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

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
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
有獲然勢凌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
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矣占者當時之任宜
審此戒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

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傳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傳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盖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許庚反一許兩反

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

是昔者大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大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一有心字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它則過矣

程氏附録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

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亨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朱氏附録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况於鬼神乎之意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傳隨之固如拘係一无係字維持一无持字隨道之窮極也

本義窮極也

䷑ 巽下艮上

傳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為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

回則物亂是為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為蟲皿
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
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
是為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
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
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

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

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息薦反後胡豆反彖同

傳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

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程氏附録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

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别

般氣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

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朱氏附録皿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

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此便无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甲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傳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葢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

朱氏附録問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説隨皆言卦義其本義之説葢是趙德莊説○巽而止蠱卻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

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先生說汪聖錫曽言某人别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云且緩下手莫去拆倒人屋子謂屋弊不可大叚整理他只得且撑拄過因言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

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便无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方能治蠱也○易要分内外卦看伊川卻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止而巽便不同盖先止後巽卻是有根株了方巽將去故為漸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傳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

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
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
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傳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
有所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傳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

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本義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朱氏附録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治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為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程氏附録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

朱氏附録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初六榦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傳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内在下而為主子榦父蠱也子榦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

才雖能巽順體乃隂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一无而字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為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為子幹蠱之大法也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可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

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朱氏附録問程傳云初居内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竊謂若如此説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説不行矣本義之説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傳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傳九二以剛陽為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隂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為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

順義為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一有母字）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為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

能使之大有為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

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

可矣固不能使之為羲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

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

蠱之道也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

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正言當巽

以入之也

朱氏附録幹母之蠱伊川説得是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傳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

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傳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為寛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

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朱氏附録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

則不然以隂居柔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卻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閒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卻是未免有悔至其它諸公欲且寛裕无事莫大叚整頓不知目前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卻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傳以四之才守常居寛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傳五居尊位以隂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巳實隂柔故一作固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

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傳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一无應字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曽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一无亦字非一道

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一无知字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朱氏附録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

斡箇甚麽○問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問蠱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别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傳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葢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為法則也

兌下
坤上

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

也為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為臨天下之物密近一作邇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為義

臨元亨利貞

傳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至于八月有凶

傳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盖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程氏附録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兊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

之
朱氏附録問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
迫近者皆謂之臨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
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問至于八月有
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
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
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
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

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長丁丈反説音悅後以意讀之

傳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説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為説説乃和也夬彖云決而

和

本義臨剛浸而長以卦體釋卦名說而順剛中而應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傳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為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

未也二隂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隂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為君子隂為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為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

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朱氏附録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所以

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者盖要反那二陽○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强分析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思息吏反

傳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為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一无有字教導之

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意故為无窮无疆之義

本義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兊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初九咸臨貞吉

傳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

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一作時也

本義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

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朱氏附録問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

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强些此等處皆曉
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别令只得如
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又應
四之正其志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咸一作動於六五中順之君

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為无所不利也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傳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蹠之所樹歟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

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令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盖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説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説順也

本義未詳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説體又處不中

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一无而字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允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傳隂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強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為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

以无咎所處當也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朱氏附錄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盖由位之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智

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傳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

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為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氏附録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内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内與二陽應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傳志在内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

朱氏附録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无所臨卻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它如小人在上位卻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此便是好卦不獨説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 坤下巽上

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平聲為觀於下則為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為觀脩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為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為義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官喚反盥音管

傳予聞之胡益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為天下之一无

之字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為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作一常莊嚴敬一作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

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本義觀者有以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内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宜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

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
之意
朱氏附録問盥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盖无
這事且如祭祀纔盥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
其潔之義耳○問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
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
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
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

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這盥自與灌不同灌自是以秬鬯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着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

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顒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

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别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

觀一 音官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觀之觀官喚反以觀之

傳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傳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一作仰觀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本義釋卦辭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黙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

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

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

朱氏附録盥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

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

下觀而化卻不是説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

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義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觀

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亦是説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地上觀之觀官喚反省悉井反

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為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其一作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

本義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傳所觀不明如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闚若規反

傳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

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一作盡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為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本義隂柔居内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傳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能一字有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本義在丈夫則為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傳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為出於已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

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一作吝以能順也

本義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朱氏附録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而觀己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

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卻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是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此說與本義不同然問者即本義之說而先生所答如此姑存之以備參考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傳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傳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

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

本義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為利於朝覲進仕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一无也字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已

而已觀已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已之所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已之所為政治未善不一作未能免於咎也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傳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為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傳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

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茍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本義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賔之異耳

朱氏附録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

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无事○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卻從别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别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别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

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盖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説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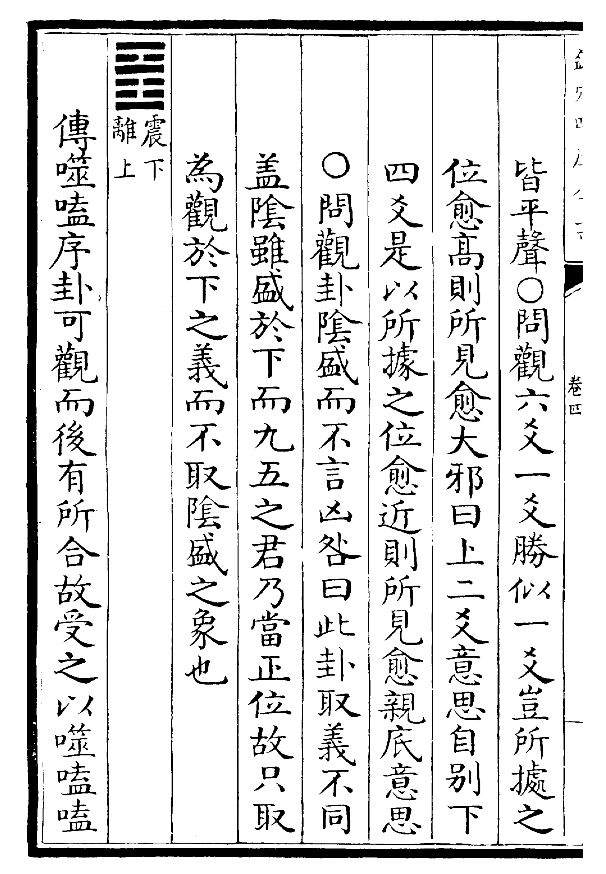
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程氏附錄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位為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衆人所觀固不

得安然放意謂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賛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

本義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朱氏附録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



皆平聲○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底意思○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 震下 離上

傳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

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為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為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无也字當用刑法小

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盖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一作䶩合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一作洽矣噬嗑者

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閒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噬市制反嗑胡臘反

傳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閒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閒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可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无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僞得其

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虚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

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傳頤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為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傳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

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時掌反

傳六五以柔居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

柔居剛為利用獄以剛居柔為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

本義頤中有物曰噬嗑以卦體釋卦名義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

朱氏附録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嗑頤中

之物○問易彖傳剛柔分者二噬嗑節也何以言剛柔分曰據某觀之只是三隂三陽謂之剛柔分分猶均也問易中三隂三陽之卦多獨二卦言之何也曰偶於此二卦言之餘卦别有義

剛柔分語意與日夜分同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敇法

傳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

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
防者也

本義雷電當作電雷

朱氏附録問諸卦象皆順説獨雷電噬嗑倒説
何邪曰先儒皆以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
如此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校爻教反一音教象同

傳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為受刑之

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一有得後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為无陰陽之位陰陽繫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

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盖初終之義為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為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傳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

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盖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傳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為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為象噬齧人之肌膚為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

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强之人刑剛强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强義不相妨

本義祭有膚鼎盖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於傷滅其鼻亦小傷而无咎之占也

朱氏附録噬膚滅鼻膚腹腴拖泥處滅浸没也謂因噬膚而没其鼻於器中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傳深至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强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傳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

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强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一无而字）

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傳六三（一无三字）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

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乾音干胏緇美反

傳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一无聯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為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无九字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

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為善

本義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朱氏附録問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

矢之意如何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寃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别有所在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傳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一作以利艱貞盖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傳五在卦愈上而為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為間甚大非易嗑也故為噬乾肉也得黄金黄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為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黄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懐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

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一作忘危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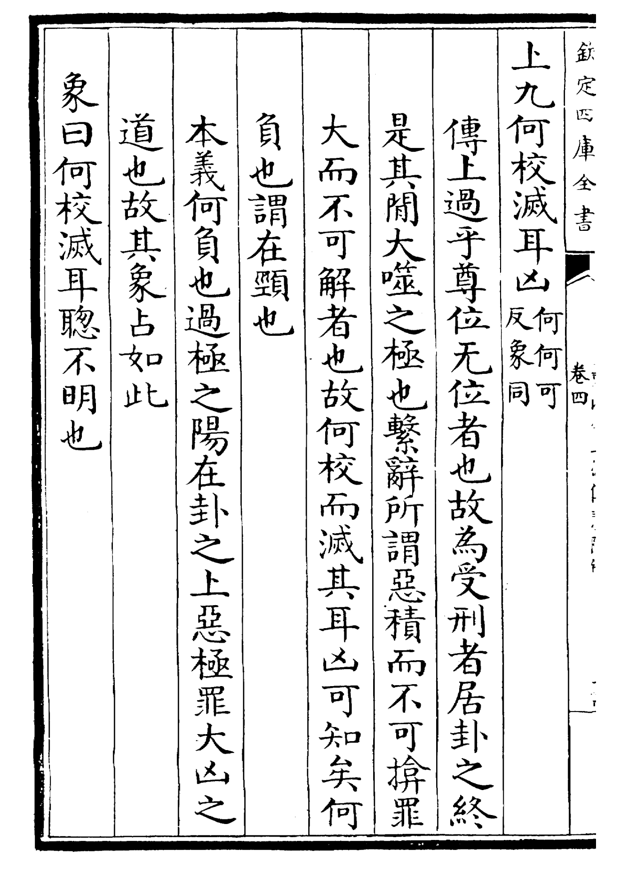
本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黄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朱氏附録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貞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

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貞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二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傳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為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何可反象同

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本義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傳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一无傷字）其耳誠聰之不明也

本義滅耳盖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

䷕ 離下艮上

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

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為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彚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為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偽反卦内同

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本義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内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内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所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上時掌反

傳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一作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

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為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盖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

則一作必字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本義賁亨亨字疑衍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一无天字下一无下字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一无而字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

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剥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

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

變而成艮離在内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本義極言賁道之大也

朱氏附録或問近畧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説卦變者凡十九卦盖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

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為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為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先生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卦重而為泰又自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

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而通矣盖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

而為他卦邪若論先天一卦亦无既畫之後乾一兊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言皆是後天之易耳以此見得康節先天後天之說最為有功○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諸處皆牽强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

自然有此象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折之舌反

傳山者草木百物之一无之字所聚生也火在其一无其字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一无其字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

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内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朱氏附録問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庶政

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内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内不能及它故止而不敢折也○山下有火賁離下艮上内明外止雖然内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内明外止旅外明内止艮下離上其象不同如此閅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

難於折獄曰是它自有箇象如此遇著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録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象同

傳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

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貢也是故君子所貢世俗所羞世俗所貴一作貢君子所賤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

本義剛德明體自貢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

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

傳卦之為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為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於一无於字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

二之文明唯為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

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傳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繫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一作修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傳飾而不常且非正一有則字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波反翰戶旦反又寒案反

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

而動者也未獲相責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

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責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朱氏附録白馬翰如言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

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

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在千反又音殘

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繫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

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責於上九受一作其隨

裁制如束帛而一无而字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為

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

戔翦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

其制為衣服必裁翦紛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

質戔戔謂受人裁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

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

幼而資賁於人為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為吉也

本義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隂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朱氏附録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

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若是鄙吝然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箇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没了又曰

戔戔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卻吉○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

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説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説

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

聘召之若不用某説則説又近他將丘園作上

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

大故相遠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喜如字又許意反无妄大畜卦放此

傳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没實耳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朱氏附録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卻是賁極反本

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盖皆賁極之象也○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它卦居

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朱氏附録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

䷖ 坤下艮上

傳剥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剥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

極羣陰消剥於陽故為剥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頹剥之象也

剥不利有攸往

傳剥者羣陰長盛消剥於（一作一）陽之時衆小人剥喪於（一无於字）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本義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

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以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丁丈反）

傳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一无於字）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傳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

本義剝剝也柔變剛也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為柔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以卦體卦德

釋卦辭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傳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圯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一作山）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

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朱氏附録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揺人君厚下以得民則位亦安而不揺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

傳隂之剥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取身之所處

也自下而剥漸至於身也剥牀以足剥牀之足也剥始自下故為剥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貞（一无於字）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亡正道也一作消亡於正也）陰剥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本義剥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傳取牀足為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

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傳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本義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朱氏附録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

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傳隂之侵剥於一作剛陽得以益盛至於剥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剥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為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剥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剥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

本義言未大盛

六三剥之无咎

傳衆隂剥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隂異矣志從於正在剥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隂剥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

本義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傳三居剥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剥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吕強是也

本義上下謂四陰

朱氏附録夬之九三雖應上六然曰君子夬夬

則非不决小人也但聖人以壯于頄為戒耳剥之六三雖處羣陰之中然象以失上下明之而程傳又以呂强當其事則其心跡亦不相違矣盖心跡无可判之理程書言之詳矣吾徒所宜深考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

傳始剥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剥已甚貞道已消故更

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近如字一巨靳反

傳五為君位剥已及四在人則剥其膚矣剥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貫古亂反一音官

傳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别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

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一作親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傳羣陰消消一无剥於於一无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剥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傳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一作已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閒可

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剥(一有盡字)為坤陽(一有復字)來為復(一有然字)陽未嘗盡也剥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

宗陽為共載之象小人剥廬若小人則當剥之極剥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剥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交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卻有復生

之理乎

程氏附録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无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无陽如日有光之類盖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无窮者

本義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

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朱氏附錄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剥之則是自剥其廬耳盖唯君子乃能覆盖小人小人必頼君子以保其身令小人欲剥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剥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害得盡後

國破家亡其小人曽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

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

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碩果不食只不食便

有復生之意○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无可

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閒可容息也變於

上則生於下乃剥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

坤卦純陰无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

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无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奥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自觀至剥三十日剥方盡自剥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剥每日剥三十分之一一

月方剥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成一陽陰剥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剥全一日方剥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九月陰極則陽已下生○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剥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

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

一云這一陽不是忽地生出纔交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了上面剥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剥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三日便三分四日便四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了

○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黄落才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落

○或問伊川所謂隂亦然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復之説蔡季通以為不然某以為分明

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无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无邪蔡季通云陰不可以抗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卻好大抵發生

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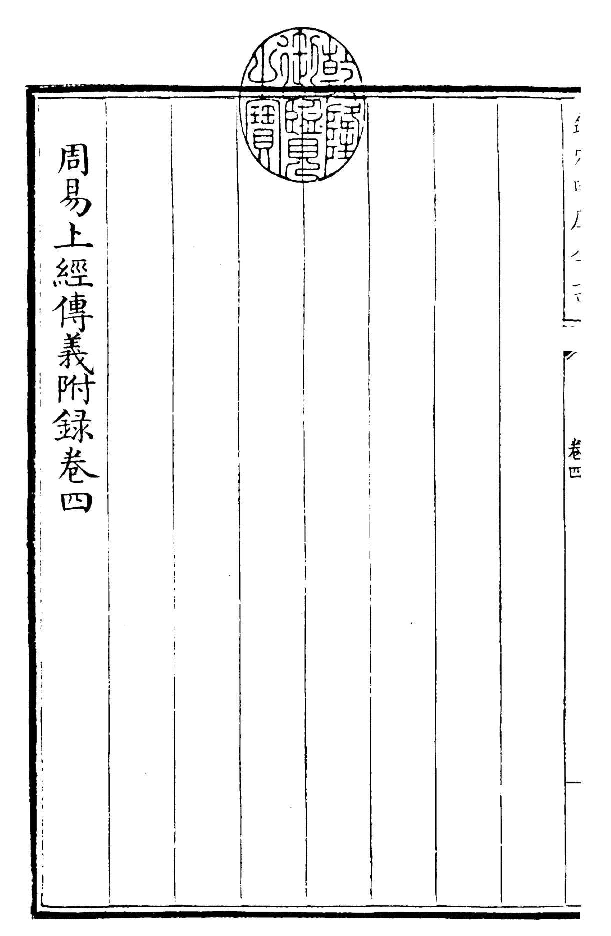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傳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為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為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

也

朱氏附錄小人剥廬一句舊見二十家叔說字

朱氏附錄小人剥廬一句舊見二十家叔說字襪公立廬如周禮秦无廬之廬音廬盖戟柄也謂小人自剥削其戟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此說與本義不同附見于此


周易上經傳義附録卷四



詳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